

景明刻本古今逸史

五四

神僧傳第八卷

明新安吳瑄校

地藏

釋地藏俗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支屬也心慈而貌惡
穎悟天然于時落髮出家涉海徒行振錫觀方至池
陽覩九子山心甚樂之乃徑造其峰而居焉藏嘗爲
毒螫音拭端坐無念俄有美婦人作禮饋藥云小兒無
知願出泉以補過言訖不見視坐左右間沛然流行
時謂爲九子山神爲湧泉資用也至德年初有諸葛
節率村父自麓登高深極無人唯藏孤然閉目石室

其房有折足鼎鼎中白土和少米烹而食之羣老驚
 歎曰和尚如斯苦行我曹山下列居之咎耳相與同
 構禪宇不累載而成大伽藍本國聞之率以渡海相
 尋其徒且多無以資歲藏乃發石得土其色清白不
 礫初甚如麩而其衆食其衆請法以資神不以食而
 養命南方號為枯槁衆莫不宗仰龍潭之側有白墻
 研時闡取之無盡一日忽召衆告別罔知攸往但
 聞山塢石隕扣鍾嘶嗷所訝跣跌而滅年九十九其
 屍坐于函中泊三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舉昇之際
 骨節若撼金鎖焉

鑒真

釋鑒真姓淳于氏廣陵江陽縣人也總角隨父入大
雲寺見佛像感動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許
焉後爲一方宗首時日本國有沙門榮叡普照等東
來募法真許往遂買舟自廣陵賫經律法離岸至越
州浦止署風山真夜夢甚靈異纔出洋遇惡風濤舟
人顧其垂沒有投棄棧音篋香木者聞空中聲云勿投
弃時見舳艫各有神將介甲操仗焉尋時風定俄漂
入蛇海其蛇長三丈餘色若錦文後入魚海魚長尺
餘飛滿空中次一洋純見飛鳥集于舟背壓之幾沒

泊出鳥海之水俄泊一島池且泓澄人飲甘美相次
達于日本其國王歡喜迎入城大寺安止號大和尚
以代宗廣德元年無疾辭衆坐亡身不傾壞至今其
身不施芻漆其國國王貴人信士時將寶香塗之

無漏

釋無漏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次子也少附海艦達于
中華欲遊五竺禮佛八塔既渡沙漠涉于闐巴西至
葱嶺入大伽藍其中比丘皆不測之僧也問漏攸往
之意未有奇節而詣天竺僧曰舊記無名未可輒去
此有毒龍池可往教化如其有驗方利涉也漏依請

登池岸唯見一胡麻乃據而坐至夜將艾雷電交作
其怪物吐氣蓬敷種種變現眩曜無恒漏瞋目不搖
動久之乃有巨蛇驤首于膝上漏悲閔之極爲受三
歸而去復作老人形來致謝曰蒙師度脫義無久居
吾三日後捨鱗介苦依得生勝處此去南有盤石是
弟子捨形之所亦望間預相尋遺骸可矣漏默許之
又曰必須願往天竺者此有觀音聖像禱無虛應可
祈告之得吉祥兆可亦勿疑漏乃立於像前入於禪
定如是度四十九日身嬰虛腫略無傾倚旋有鼠兒
猶彈丸許咋左脛潰黃色薄膿可累斗而愈漏限滿

獲應羣僧語之曰觀師化緣合在唐土心存化物所
利滋多足倦遊方空加聞見不可強化師所知乎漏
意其聖賢之言必無唐發如是却廻臨行謂漏曰逢
蘭卽住所還之路山名蘭乃馬前記遂入其中得白
草谷結茅栖止無何安史兵亂肅宗訓兵靈武屢夢
有金色人念寶勝佛於御前翼日以夢中事問左右
或對曰有沙門行迹不羣居于此山恒誦此佛號名
至帝視之曰真夢人中也及旋置之內寺供養累上
表章願還舊隱帝心眷重未遂歸山俄云示滅焉一
日忽於內門右闔之上化成雙足形不及地者數尺

關吏上奏帝乘步輦親臨其所得遺表乞歸葬舊隱
山之下卽時依可遣中使監護送導先是漏行化多
由懷遠縣因置解署謂之下院喪至此神座不可輒
舉衆議移入構別堂宇安之至今眞體端然曾無變
壞

不空

釋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羅華言不空金剛止行二
字略也本北天竺婆羅門族幼失所天隨叔父觀光
東國年十五師事金剛智三藏初導以梵本悉曇章
及聲明論浹旬已通矣後同弟子舍光慧晉扶梓切等

三七人附崑崙舶離南海至訶陵國界遇大黑風衆
商惶怖各作本國法禳之無驗皆膜拜求哀乞加救
護慧誓等慟哭空曰吾今有法汝等勿憂遂右手執
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經夾作法誦大隨
求一遍卽時風偃海澄又遇大鯨出水噴浪若山甚
於前患衆商甘心委命空同前作法令慧誓誦娑竭
龍王經逡巡衆難俱息旣達師子國王遣使迎之極
備供養一日王作調象戲人皆登高望之無敢近者
空口誦手印住於慈定當衢而立狂象數頭頓皆踢
切徒卽 跌舉國奇之次遊五印度境屢彰瑞應至天寶

五載還京是歲終夏愆陽詔令祈雨制曰時不得賒
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壇未盡三日雨已浹洽帝
大悅後因一日大風卒起詔空禳止請銀瓶一枚作
法加持須臾戢靜忽因池鷺誤觸瓶傾其風又作急
暴過前勅令再止隨止隨效帝乃賜號曰智藏焉天
寶八載許迴本國乘驛騎五匹至南海郡有勅再畱
至德初鸞駕在靈武鳳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肅宗亦
密遣使者求秘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上
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隨求真言祓除至七過翼日乃
廖帝愈加殊禮焉肅宗厭世代宗卽位恩渥彌厚又

以京師春夏不雨詔空祈請如三日內雨是和尚法力三日已往而霈然者非法力也空受勅立壇至第二日大雨云足一歲復大旱京兆尹蕭昕詣寺請爲結壇致雨不空命其徒取樺皮僅尺餘續小龍於其上而以爐香甌水置于前轉吹震舌呼使呪之食頃卽以續龍授昕曰可投此于曲江中投訖丞還無冒風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龍纔尺餘搖鬣振鱗自水出俄而龍長數丈狀如曳數條忽亘天昕鞭馬疾驅未及數十步雲物凝晦暴雨驟降比至永崇里第衢中之水已決渠矣至永泰中香水沐浴東首倚臥北

面瞻禮闕庭以大印身定中而寂茶毘火滅收舍利
數百粒其頂骨不燃中有舍利一顆半隱半現勅於
本院別起塔焉初玄宗名術士羅公遠與空角法同
在便殿羅時時反手搔背空曰借尊師如意時殿上
有花石空揮如意擊碎於其前羅再三取如意不得
帝意欲起取空曰上勿起此影耳乃舉手示羅如意
復完然在手又北印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見之矯
首若丘陵夜常乘吸露氣見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
尚如何見度每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懷也空
爲其受歸戒說因果且曰汝以瞋心故受今報那復

不傳傳
卷之八
一
恚恨乎吾力何及當師吾言此身必捨矣後樵子見
蛇灰澗下臭聞數里又一日風雨不止坊市有漂溺
者樹木有拔仆者遽名空止之空於寺庭中捏泥媪
五六溜水作梵言罵之有頃開霽矣嘗西蕃大石康
三國帥兵圍西涼府名空入帝御于道場空秉香爐
誦仁王蜜語二七徧帝見神兵可五百員在于殿庭
驚問空空曰毘沙門天王子領兵救安西請急設食
發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三十
許里雲霧間見神兵長偉鼓角喧鳴山地崩震蕃部
驚潰彼營中有鼠金色咋弓弩弦皆絕城北門樓有

光明天王怒視蕃帥大奔帝覽奏謝空因勅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始也

道昭

沙門道昭自云簡州人也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悟云至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往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一曰張氏以資蔭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救次謂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官於襄鄧

間後累選嘗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選果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卽盧氏望也選舉不第從戎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爲儻者因得疾服嫗黃氏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玄宗

釋玄宗俗姓吳氏永嘉人也少時出塵氣度寬裕於本部未定山寶壽院依常靜爲師旣得戒已還諸方遊學抵江陵詣朗禪師門決了疑貳復振錫他行見

紫金山悅可自心畱行禪觀此山先多虎暴或噬行
商或傷樵子從宗卜居哮嚙絕迹入山者無憚焉一
日禪從擁集見一老父趨及座前拜跪勤恪宗問子
何人耶答云我本虎也在此山中食啖衆生因大師
化此冥廻我心得脫業軀已生天道故來報謝折旋
之頃了無所見以大曆二年囑別門徒溘然而化春
秋八十六二月入塔立碑存焉

惠忠

釋惠忠俗姓王氏潤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忽遇異
僧謂曰所生貴子當爲天人矣誕育已來不食葷腥

有異常童稟性敦厚年二十三以經業見度卽神龍
元年也遂配莊嚴寺聞牛頭山威禪師造山禮謁威
見忠乃曰山主來矣因爲說法遂夙夜精勤常頭陀
山澤飲泉藉草一食延時每用一錫衆味同煮用畢
懸於樹杪方坐繩床宴坐終日如機衣不易時寒暑
一衲積四十年遂彰靈應州牧明賢頻詣山禮謁再
請至郡施化道俗天寶初始出止莊嚴忠以爲梁朝
舊寺莊嚴最盛今已歲古凋殘興懷脩葺遂於殿東
擬創法堂先有古木鵲巢其頂工人將欲伐之忠曰
且止待鵲移去始當伐之因至樹祝曰此地造堂當

速移去言畢其鵲銜柴遷寓他樹道俗觀者莫不歎
異又立基未定忽有二神人爲止其處因乃定焉雖
汲引無廢神曠不撓四方之侶相依日至以大曆三
年山門石室前有忠挂衣藤是巖盛夏忽然枯悴靈
芝仙茵且不復生至九月忠演法高座無故水出遶
座而轉至四年六月十五日集衆布薩至晚乃命侍
者剃髮浴軀是夜瑞雲覆刹天樂聞空十六朝怡然
坐化時風雨震蕩樹木摧折山中鳥獸哀鳴林壑巖
間哭聲數日方止春秋八十有七

崇惠

釋崇惠姓章氏杭州人也穉穉之年往禮徑山國一
禪師爲弟子復誓志於潛落雲寺遁跡俄有神白惠
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令密語不圓莎訶者成就義
也今京室佛法爲外教凌轢其危若綴旒待師解救
耳惠趨程西上大曆三年大清宮道士史華上奏請
與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勝負于時代宗欽尚
空門異道憤其偏重故有是請也遂於東明觀壇前
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如常磴道焉時緇伍互相顧望
推排無敢躡者惠聞之謁開府魚朝恩魚奏請於章
信寺庭樹梯橫架鋒刃若霜雪然增高白尺東明之

梯極爲低下時朝廷公貴市肆居民駢足摩肩而觀
此舉惠徒跣登級下層有如坦路曾無難色復蹈烈
火手探油湯仍餐鐵葉號爲飢飢或嚼釘線聲猶脆
飴史華怯懼慙惶掩袂而退時衆彈指歎嗟聲若雷
響帝遣中官輦庭王宣慰再三便賞賜紫方袍一副
焉

靈坦

釋靈坦姓武氏太原文水人也則天太后姪孫父空
洛陽令母夏疾氏初妊坦也夢神僧授與寶鑑表裏
瑩然且曰吾以此寄汝善保護之及長叅神會禪師

大曆八年行化至梁園時相國田公神功供養迤邐
適維揚六合方歎大法凌夷忽聞空中聲云開心地
卽見菩薩如文殊像曰與汝印驗令舉頂以手按之
尋觀有四指赤痕其印跡恒見又止潤州金山其山
北面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雲有近者多病或斃坦
居之毒雲滅跡又於江陰定山結菴俄聞有譖歎之
聲視之則白龜二坦爲受皈戒又見二大白蛇身長
數丈亦爲受戒懺悔如是却往吳興林山造一蘭若
有三丈夫金紫趨步徐正稱歎道場元和五年居
華林寺寺內有大將軍張遼墓寺僧多爲鬼物惑亂

坦居之愀然無朕矣又揚州人多爲山妖木怪之所
熒惑坦皆遏禦焉至十年忽見二胡人自稱龜茲_{音丘}
慈國來彼無至教遠請和尚敷演十一年五月十三
日告衆將赴遠請至季秋八日卒壽一百八僧臘八
十四

慧聞

釋慧聞信安人也多勸勉檀耶以福業爲最嘗於澱
江鑄丈八金身像州未聽許銅何從致且曰待大施
主居無何有清溪縣夫婦二人將嫁資鑑來捨聞爲
誓祝之曰此鑑鼓鑄若當佛心前乃是夫婦發心之

至也迨脫模露像果然鑑當佛心胸間矣又嘗往豫章勸化獲黃金數鎰俄遇賊劫掠事急遂投金水中曰慮損君子福田請自澇漉聞去賊徒入水求之不得及聞到州金冥然已在其院時山路有虎豹聞或逢之將杖叩其腦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入緣明日虎銜野猪投聞前弭尾而去凡舉事皆成歸信如流多奇異焉

難陀

釋難陀者華言喜也未詳種姓何國人其爲人詭異不倫恭慢無定當建中年中無何至于岷蜀張魏公

延賞之任成都喜自言我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現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畱連為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跌技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踏於地血及數尺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枝也血乃酒耳

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
酒至瀉入脰徒后切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
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
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畱之
僧因走入壁縫中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
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色漸薄積
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
不知所之

和和

和和者莫詳氏族其爲僧也狂而不亂發言多中時

號爲聖有越國公主適滎陽鄭萬鈞數年無子萬鈞
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唯師降恩可乎師曰遺我三
千匹絹主當誕兩男鈞如言施之和取絹赴寺云脩
功德乃謂鈞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爲公主作
兒又曰公主腹小能併妊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前
後耳公主遂妊年初歲終各誕一子長曰潛曜少曰
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焉

義師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言語倒亂貞元
初巡吳苑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之市肆中百姓

神僧傳 卷之六
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劑其簷禁之不止其人數知其神異禮白之曰弟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迴顧曰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唯所截簷屋數間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壞旛盖木佛像以代薪炭又於煨火燒炙鯉魚而多跳躍灰坩彌漫撫掌大笑不具匕筯而食面垢不澣澣之輒陰雨吳人以爲占候及將歿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觀之滿七日而歿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百姓舁出郊外焚之

代病

釋代病者天台人也姓陳氏誕育之辰祥光滿室鄰里驚異七歲喪父哀毀幾于滅性白母求出家母纔難阻遂斷一指親黨敦勸偏親乃送於國清寺因戒法登滿誓志觀方初止東京次於河陽爲民救旱按經績八龍王立道場啓祝畢投諸河舉衆咸覩畫像沈躍不定斯須雲起膚寸雷雨大作千里告足自此歸心者衆先是三城間多暴風雹動傷苗稼雉堞號稱毒龍爲害代病爲誦密語後經歲序都無是患其立堂宇若生祠焉大曆元年登太行遊霍山乃深入幽邃結茅而居有盜其盂食俄見二虎據路會逢代

神像傳 卷之八
病盜叩頭陳悔慰論畢因摩掌虎頭如是累伏猛獸
其中山神廟晉絳之間傳其肪蠻代病入廟勸其受
歸戒絕烹燂牲牢其神石像屢屢隨勸領首聽命由
是檀信駢肩躡踵有寘毒於酒者賄貧女往視之代
病已知貧女給曰妾家醞覺美酌施和尚求福况以
佛不逆衆生願代病曰汝亦是佛然貧女懼反飲具
以情告代病執杯啜之俄爾酒氣及兩脛足地爲之
僨裂聞者驚怪以酒供養自茲始也汾隰西河人有
疾只給與淨水飲之必瘳貞元中奄然跣趺示滅

釋大廣陵大師

入世救世之靈藥也

僧有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質甚陋好以酒肉爲食常衣總裘盛暑不脫繇是蚤蟣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爲常矣性狂悖好屠犬彘日與廣陵少年鬪歐或醉臥道傍廣陵人俱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嘗一日少年與人對博大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笑曰駮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鬪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負遁去自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莫敢拒

後有老僧召大師而至曰僧當歛心奉教戒柰何食酒肉殺犬彘剽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同鬪擊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官汝不羞天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膾腥耳安能知龍鶴之心哉然則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齷齪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既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自眉端發晃然照一室觀者奇之具告羣僧羣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羣

僧俱集於庭候謁大師及閉戶而大師已亡矣羣情益異其事因號大師爲大師佛

靈默

釋靈默俗姓宣氏毘陵人也初參豫章馬大師因住白砂道場經于二載猛虎來馴近林產子意有所依又住東道場地僻人稀山神一夜震雷暴雨懸崖委墜投明大樹倒欹菴側樹枝交絡茅苫略無少損遐邇聞旃皆來觀歎後遊東白山俄然中毒而不求醫閉關宴坐未幾毒化流汗而滴乃復常矣元和初久旱民皆狼顧默沿澗見青蛇天矯瞪目如視行人不

動咄之曰百姓飢渴苗歿汝胡不施雨救民耶至夜
果大雨合境云足民荷其賜厥後澡沐焚香端坐繩
床而卒壽七十二法臘四十一

澄觀

澄觀釋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也年甫十一依寶林
寺霈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遍恩得度便隸此寺
觀俊朗高逸弗可以細務拘後將撰華嚴疏於寤寐
之間見一金人當陽挺立以手迎抱之無何咀嚼都
盡覺卽汗流自喜吞納光明徧照之徵也起興元元
年正月貞元三年十二月畢功成二十軸乃飯千僧

以落成之爲疏時堂前池生五枝合歡蓮華一華皆
有三節人咸歎伏觀常思付授忽夜夢身化爲龍矯
首于南臺蟠尾于山北拏攫碧落鱗鬣耀日須臾蜿
蜒化爲千數小龍騰躍青冥分散而去蓋取象乎教
法支分流布也遂於中條山樓巖寺住寺有禪客拳
眉翦髮字曰癡人被短褐操長策狂歌雜語凡所指
斥皆多應驗觀未至之前狂僧驅衆僧灑掃曰不久
菩薩來此以元和年中示滅春秋七十餘

隱峰

釋隱峰俗姓鄧氏建州邵武人也稚歲愍狂不狗父

母之命出家納法元和中言游五臺山路出淮西屬
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遇交鋒未決勝負
峰曰我去解其殺戮乃擲錫空中飛身冉冉隨去介
兩軍陣過戰士各觀僧飛騰不覺抽戈匣刃焉旣而
游徧靈跡忽於金剛窟前側立而歿亭亭然其直如
植時議靈穴之前當昇就執屹定如山斡力不動遠
近瞻覩驚歎希奇峰有妹爲尼入五臺嗔目咄之曰
老兄疇昔爲不循法律歿且熒惑於人時衆已知妹
雖骨肉豈敢攜貳請從恒度以手輕攘儼然而側遂
茶毘之收舍利入塔號鄧隱峰遺一頌云獨絃琴子

爲君彈松栢長青不怯寒金礦相和性自別任向君
前試取看

圓觀

釋圓觀不知何許人居于洛率性踈簡時與李源爲
忘形之友同止惠林寺但日給一器隨衆僧飲食而
已如此三年一日源忽約觀游蜀青城峨眉等山洞
求藥觀欲游長安由斜谷路李欲自荆入峽爭此二
途半年未決李曰吾已不事王侯行不願歷兩京道
矣觀曰行無固必請從子命遂自荆上峽行次南浦
泊舟見數婦女條達錦襜負罌而汲觀俛首而泣曰

某不欲經此者恐見此婦人也李問其故觀曰其孕婦王氏者是某託身之所也已逾三載尚未解脫唯以吾未來故今既見矣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還者也請君用符呪遺其速生且少畱行舟葬吾山谷其家浴兒時亦望君訪臨若相顧一笑是識君也後十二年當中秋月夜專於錢唐天竺寺外乃是與君相見之期也李追悔此一行名孕婦告以其事婦人喜躍還頃之李往授符水觀沐浴而化婦生一子焉李三日往看新兒果致一笑明日李迴棹歸慧林寺詢問弟子方知已理命矣李常念杭州之約至期到天

竺寺其夜月明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歌竹枝者乘
牛扣角雙髻短衣徐至寺前乃觀也李趨拜曰觀公
健否曰李公真信士我與君殊途慎勿相近君俗緣
未盡但且勤脩不墮卽遂相見李無由序語望之潛
然觀又歌竹枝前去詞切調高不知所終

智誓

釋智誓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英偉長勤梵學遂負箱
帙偏歷名山至衡岳寺憩息月餘常於寺閉齋獨自
尋繹疏義復自咎責曰所解義理莫違聖意乎沉思
兀然偶舉首見老僧振錫而入曰師讀何經論窮何

義理詈疑其異乃自述本緣因加悔責又曰倘蒙賢
達指南請受甘心鈴口結舌不復開演矣老僧笑曰
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况
其初心乎師只是與衆生無緣耳詈曰豈終世若此
乎老僧曰吾試爲爾結緣遂問詈今有幾貲糧耶詈
曰自南徂北裂裳裹足已經萬里所賣皆罄竭矣見
受持九條衣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必空鬻之以所
易之直皆作糜餅油食之物詈如言作之約數十人
食遂相與至垆野之中散掇餅餌焚香長跪呪曰今
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與我爲法屬我當教之得

至菩提言訖鳥鳥亂下啄拾地上螻螳蠅蟹莫徵其
數老僧曰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未
空講說也言訖而去誓由是精進不倦研摩義味滋
多志在傳授至二十年却歸河北盛化鄴中聽衆盈
千數人皆年二十餘其老者無二三人焉

素公

長安興善寺素和尚院廷有青桐四株皆素之手植
唐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汗人衣如輶
脂不可浣昭國鄭相嘗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汗
謂素曰弟子爲和尚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

祝樹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日若復有汗我必薪之自是無汗矣素公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常有狒子聽經齋時有烏鵲就掌取食長慶初有僧玄幽題此院詩云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蹋院門塵當時以爲佳句也

弘道

釋弘道不知何許人居於千福寺人言其晝閉闕以寐夕則視事於陰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時河中少尹鄭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不第方蹇躓憤惋乃擇日齋沐候焉道頗溫容之且曰某未嘗妄曳於人今

茂才抱積薪之歎且久不能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
名然其事頗異不可言也鄭拜請其期道曰唯君期
須四事相就然後遂志四缺其一則復負寃如是者
骨肉相繼三榜三榜之前猶梯天之難三榜之後則
反掌之易也鄭愕視不可喻則又拜請四事之目道
持疑良久則曰慎勿言於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
可以爲異矣其一須國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
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四同
年須有郭八郎四者闕一則功虧一簣矣如是者賢
弟姪三榜卒須依此鄭雖大疑其說然鬱鬱不樂以

爲無復望也敬謝而退長慶二年人有道其姓名於
主文者鄭以且非再知貢舉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
至改元寶曆二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
未敢洩言來春果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郭
八郎名言揚鄭奇歎且久因紀於小書之杪私自謂
曰道言三榜率湏如此一之已異其可至于再乎至
于三乎次至故尚書右丞諱憲應舉大和二年頗有
籍甚之譽以主文非再知舉試日果有期周之恤爾
後應大和九舉敗於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二年高錡
再司文柄右轄私異其事明年果登上第第二人姓

張名裳同年郭八郎名植因又附於小書之末三榜雖欠其一兩榜且無小差闈門之內私相謂曰豈其然乎時僧弘道已不知所往矣次年故駙馬都尉顯應舉時譽轉洽至改元會之昌二年禮部柳侍郎璟再司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說無差焉

清公

釋清公居巴山之隈不知何許人常嘿其詞忽復一言未嘗不中西川節帥段文昌父鏐爲支江宰後任江陵紕文昌少好屬文長自渚宮困於塵土客遊成

都謁韋南康臯臯與奏釋褐道不甚行每以事業自負與遊皆高明之士遂去南康之府金吾將軍裴邠之鎮梁川辟爲從事轉假廷評裴公府罷公自府遊聞清公之異徑請清公求宿願知前去之事自夕達旦曾無一詞忽問曰中間極盛旌旆而至者誰公曰豈非高宗文乎對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黃門也清曰十九郎不日卽爲此人更盛更盛公尋徵之便曰害風妄語阿師不知因大笑而已由是頗亦自負戶部員外韋處厚出任開州刺史段公時任都官員外判鹽鐵案公迭出都門處厚素深於釋氏

洎到鵠鳴先訪之清喜而迎處厚處厚因問還期曰
一年半歲一年半歲又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
邊得又問終止何處僧遂不答又問段十九郎何如
答曰已說矣近也近也及處厚之歸朝正三歲重言
一年半歲之驗長慶初段公自相位節制西川果符
清公之言處厚唯不喻江邊得宰相廣求智者解焉
或有旁徵義者謂處厚必除浙西夏口從是而入拜
及文宗皇帝踐祚自江邸首命處厚爲相至是方驗
與鄒平公同發使脩清公塔因刻石紀其事焉又趙
宗儒節制興元日問其私動遂命紙作兩句詩云黎

花初發杏花初甸邑南來慶有餘宗儒遽考之清公
但云害風阿師取次語明年二月除檢校右僕射鄭
餘慶代其位

惟瑛

僧惟瑛未詳何許人善聲色兼知術數士人陸賓虞
舉進士在京與之往來惟瑛每言小事無不必驗至
寶曆二年春賓虞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
止一宿明旦謂賓虞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
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
事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

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則殊等
與及第必矣賓虞乃書於晉昌里之牖日省之數月
後因於靖恭北門候一郎官適遇朝客遂迴憩於從
孫聞禮之舍旣入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雙鯉魚方
欲候翁而烹之賓虞素嗜魚但令作羹至者輒盡後
日因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駕詣惟瑛
且給之曰將遊蒲關故以訪別瑛笑曰水族已食矣
遊蒲關何爲賓虞深信之因取薦京兆府果得殊等
明年入省試畢又訪惟瑛瑛曰君已登第名籍甚高
當在十五人之外狀元姓李名合曳脚時有廣文生

朱侏者時議當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賓虞因問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賓虞言於從符符與石賀書壁後月餘放榜狀頭李邵賓虞名在十六卽三十人也惟瑛又謂賓虞曰君成名後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疾賓虞後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

文爽

釋文爽不知何許人早解塵纓扶開愛網從師問道天然不睡困憊之極亦惟趺坐後獨棲丘隴間霖雨浹旬旁無僮侍有一蛇入爽手中蟠屈時有人召齋

彼怪至時不赴主重來請見蛇驚懼失聲蛇乃徐徐而下固命往食爽辭過中不食翌日有狼呀張其口奮躍欲噬咋之狀者三爽閱其饑復自念曰穢囊無恪施汝一殮願疾成堅固之身汝受吾施同歸善會斯須狼乃弭耳而退及其卒日空中鐘磬交響遲久方息

鑑空

釋鑑空俗姓齊氏吳郡人也少小苦貧雖勤於學而寡記持壯歲常困遊吳楚間已四五年矣元和初值錢唐荒儉乃議求餐于天竺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

前因臨流雪涕悲吟數聲俄有梵僧臨流而坐顧空
笑曰法師秀才旅遊滋味足未空曰旅遊滋味則已
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謬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
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五歲矣盤桓吳楚間
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為飢火所燒
不暇記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
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
事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伸枕石而寢頃刻
乃悟憶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泣問僧曰
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為蜀僧矣今則斷攀緣

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爲赳赳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惟吾得解脫獨汝爲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許年日唯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完乎坐於飢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羶氣微存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質樸影曲報應宐然空曰爲之柰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警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脩短

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宐一鑒焉空照久之謝曰
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掣而
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
足戒後周遊名山愈高苦節大和元年詣洛陽於龍
門天竺寺遇河東柳瑄向瑄親說其由瑄聞空之說
事皆不常且甚奇之空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僧臘三
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世吾捨世之日佛法其衰
乎瑄詰之嘿然無答乃索瑄筆硯題數行於經藏北
垣而去曰興一沙衰恒河沙兔而罝大而拏牛虎相
交與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

無著

無著文喜禪師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忽見山翁著揖
曰願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未著曰未
翁引入一寺引著升堂命坐童子進玳瑁杯貯物如
酥酪著飲之覺心神清朗翁曰南於佛法如何住持
著曰末代比丘少奉戒律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
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
曰衆幾何曰前三三後三三遂談論及暮翁命童子
引著出行未遠悽然悟翁卽文殊也不可再見稽首
童子乞一言爲別童子有無垢無染卽真常之語言

訖童子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獅子
往來白雲忽覆之不見

知玄

悟達國師知玄與一僧邂逅京師時僧患迦摩羅疾
人莫知其異也皆厭惡之知玄視候無倦色後別僧
謂知玄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有
二松爲誌後知玄居安國寺懿宗親臨法席賜沉香
爲座恩渥甚厚忽膝生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每以
飲食餒之則開口吞啖與人無異求醫莫效因憶舊
言乃入山相尋見二松於烟雲間信所約不誣卽趨

其處佛寺煥儼僧立于山門顧接甚歡天晚止宿知
玄以所苦告之曰無傷也山有泉旦濯之卽愈黎明
童子引至泉所方掬水間瘡忽人語曰未可洗公曾
讀西漢書不曰曾讀旣曾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錯
乎公卽袁盎吾晁錯也錯腰斬東市其冤何如哉累
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爲僧戒律精嚴報不得其便
今汝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害之蒙迦諾迦尊者
洗我以三昧法水自此不復爲冤矣時知玄寘不住
體急掬水洗之其痛徹髓絕而復蘇其瘡亦旋愈回
顧寺宇莽不復見因卓菴其處遂成大寺知玄感其

異思積世之寃非聖賢何由得釋因述懺法三卷蓋
取三昧水洗寃業之義名曰水懺云

神僧傳第八卷

甲

神僧傳第九卷

明新安吳 瑄 校

金剛仙

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于清遠峽山寺能梵音彈舌搖錫而呪物物無不應善囚拘鬼魅束縛蛟螭動錫杖一聲召雷立震是日峽山寺有李朴者持斧翦巨木剝而爲舟忽登山見一盤石上有穴覩一大蜘蛛足廣丈餘四蛇齧丹室其穴而去俄聞林木有聲暴猛吼驟工人懼而緣木伺之果覩枳首之虺長可數十丈屈曲蹇怒環其蛛穴東西其首俄而躍西之

首吸穴之卉團而飛出穎脫俱盡後迴東之首大割
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馳出以足擒穴之口
翹屈其毒丹吻若火蛟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愕然
而復蘇舉首又吸之蛛不見更毒虺虺遂倒於石而
殞蛛躍出緣虺之腹咀內齒折二頭俱出絲而囊之
躍入穴去朴訝之返峽山寺語金剛仙仙乃祈朴驗
穴振環杖而呪之蛛卽出於僧前儼若神聽及引錫
觸之蛛乃殞於穴側耳及夜僧夢見老人捧匹帛而
前曰我卽蛛也復能織耳禮僧曰願爲福田之衣語
畢遂亾僧及覺布已在側其於精妙奇巧非世繭絲

之所能製也僧乃制而爲衣塵垢不觸後數年僧欲
往番禺泛舶歸天竺乃於峽山金鎖潭畔搗錫大呼
而呪水俄而水闢見底矣以澡瓶張之有一泥鰍魚
可長三寸許躍入瓶中語衆僧曰此龍矣吾將至海
門以藥煮爲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
叟挈轉關榼詣寺家人傳經曰知金剛仙好酒此榼
一邊美醞一邊毒醪其榼卽晉惠帝曾用酖牛將軍
者也今有黃金百兩奉公爲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
無何取吾子欲爲膏恨伊之深痛貫骨髓但無計而
柰何傳經喜受金與酒得轉關之法詣金剛仙仙持

孟向口次忽有數歲小兒躍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龍
所將來而毒師耳僧大驗詰傳經傳經遂不敢隱僧
乃問小兒曰爾何人而相救兒曰我昔日之蛛也今
已離其惡業而託生爲人七稔矣吾之魂稍靈於常
人知師有難故飛魂奉救言訖而沒衆僧聆之共禮
金剛仙求捨其龍子僧不得已而縱之後仙果泛舶
歸天竺矣

懷信

釋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奇蹟會昌二年癸亥歲武
宗爲趙歸真排毀釋門將欲堙滅教法有淮南詞客

劉隱之薄遊四明旅泊之宵夢中如泛海焉回顧見塔一所東度是淮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校胡太后永寧塔少分耳塔第三層見信凭闌與隱之交談且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卽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傾澍傍有草堂一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人見永寧塔不謬矣

智廣

釋智廣姓崔氏不知何許人也德行素完道根惟固化行洪雅特顯竒蹤凡百病者造之則以片竹爲杖

指其痛端或一撲之無不立愈有戀者則起跛者則
奔其後益加神驗或遇病者一摑一叱皆起或令燒
紙繙掇散飲食或遇甚痛惱者換紙醮水貼之亦差
嘗循江瀆池呪食飼魚經夜其魚二尺已上億萬許
皆浮水面而殞聊躡流水救十千魚生切利天也自
咸通初至九座山忽聞巨蟒欲來吞師師錫自飛撐
拄其口師入其口跌坐入定神來謝罪師不顧之逮
出定蟒化爲石矣繼而雷雨大作湧沙成地山神移
山八維蔭暎以乾符三年示寂

從諫

釋從諫姓張氏南陽人徙居廣陵爲土著姓身長八尺眉目魁奇越壯室之年忽頓悟真理遂舍妻子從披削焉於是研精禪觀心境明白不逾十載耆年宿德皆所推服焉及來洛師遂止敬愛寺旣年德竝成緇黃所宗每赴供皆與賓頭盧尊者對食其爲人天欽奉若此唐武宗嗣曆改元會昌愛馭鳳驂鶴之儀薄點黑降龍之教乃下郡國毀廟塔令沙門復初諫公乃烏帽麻衣潛于皇甫枚之溫泉別業後岡上喬木駢鬱巨石砥平諫公夏日常於中入寂或補毳事忽一日頽雲駛雨霆擊石傍諸兄走往林中諫公恬

然跏坐若無所聞者諸兄致問徐曰惡畜生而已至
大中初宣宗復興內教諫公歸東都故居其子自廣
陵來覲適與諫遇于院門威貌崇嚴不復可識乃拜
而商從諫所居諫公指曰近東頭其子旣去遂闔門
不出其割裂愛網又如此咸通丙戌歲夏五月忽遍
詣所嚮信家皆謂曰善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
相別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遂
右脇而臥呼門人玄章等誠曰人生難得惡道易淪
唯有歸命釋尊勵精梵行龍華會上當復相逢生也
有涯與爾少別是日無疾奄化行年八十餘矣玄章

等奉遺旨送屍于建春門外尸墮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無物敢近遂覆以餅餌經宿有狼狐跡唯嚼餅餌而豐膚宛然乃依天竺法闍維訖收餘燼起白塔于道傍春秋奉香火之薦焉

普聞

釋普聞唐僖宗第三子生而吉祥眉目風骨清真如畫性不茹葷僖宗鍾愛之然以其無經世意百計陶寫之終不可回中和元年天下亂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亡聞斷髮逸遊謁石霜諸諸與語歎異曰汝乘願力而來乃生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蓮也聞夜入

室問祖師別傳事諸曰待按山點頭卽向汝道聞因契悟依止數歲乃請遍遊名山諸曰逢乾卽止遇陳便住於是遠遊過昭武抵大乾遙望山巔蔚然深秀問父老曰彼有居者否老曰有一陳嗣者久隱其中因悟師言卽撥草至山陳嗣一見乃分坐同住因乞菜種於嗣願求斗斛嗣曰豈有斗斛與之一合遂入山墾種從谷口之人相謂曰前日僧入山經今不出必爲虎所啗往視之見茅廬一所行者數人指呼百諾而重岡複嶺菜已青矣蓋畊種菜者乃山神所投行者乃虎也陳嗣覺師之勝乃曰吾居此每苦惡獸

毒蟲之多公來皆發跡道德非吾所及吾種之緣其
屬公平旣而道德播聞緇徒雲集遂成巨剎忽有老
人跪請曰我乃龍也家于此山以行雨不職上天有
罰當歿願賜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
然汝可易形來俄化爲小蛇師以錫杖引入淨瓶良
久風雷挾坐榻山岳搖振師宴坐達旦天宇澄霽蛇
自瓶出有頃復爲老人形而謝曰若非藉師法力則
血肉腥穢此地矣無以報德山中無水何以安衆當
以水延師道場也卽於峻谷窮源刮石成穴湧泉一
泓始雖涓涓終焉衍溢遂成一湖今在半山龍湖之

名蓋始於此。沍寒不冰，大旱不竭，其流四出，灌溉田數百頃。邦人神之，建祠其上。歲時享祀焉。今遇上元，乃師誕辰，龍必朝謝，有祥雲瑞氣之應。院之右十五里有隋義寧歐陽太守之廟，卽今福善王也。廟食至是歷二百七十餘載，其神極靈。禍福此邦民敬畏之。牲牢享祭無虛日。師見而閔焉。一日杖策之祠下，說偈見意，復與之約曰：能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爲隣。是夕里之父老夢神云：我今受禪師戒，不復血食祭我。當如此，丘飯足矣。如是易血食以齋羞，至今遵之神人相安，神顯靈異。護指此山，或云師嘗與神以道力。

角勝負廟傍有松巨幹參天師舉手拗下拂地三匝而神實拂其二遂屈而從之一日集徒曰吾將他適院事付聰教二門人乃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與君我斂目時齊聽取寺衆淒然堅請且爲佛法世師曰汝等豈不知達磨雙履西歸普化全身脫去之肯耶何以去來生滅視吾也旣而跨虎凌晨抵信州應供到彼僧方集供罷就長者更覓一分與行者長者謂師獨行不諾所請遂覓水一盂喫杖爲虎高馭而去至開元寺而龍湖寺僧至彼追之

乃祝之曰吾不復歸山中已有聰禪師矣故龍湖無
開山祖師之塔惟有跨虎菴基爲古今之證又有禪
師照水自寫真像至今存焉敕謚圓覺禪師凡有所
禱其應如響而院前有師所坐之杉至今間生異花

懷濟

釋懷濟者不知何許人也憨而且狂乃逆知未來之
事其應如神乾寧中無何至巴東且能草書筆法天
然或於寺觀店肆壁書佛經道法以致歌詩鄙俚之
詞靡不集其筆端矣與之語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
待之刺史于公患其惑衆繫獄詰之乃以詩通狀辭

意在閩川之西東然章句靡麗州將異而釋之又詳
其旨疑在海中疑爲杯渡之流行旅經過必維舟而
謁辨其上下峽之吉凶貿易經求物之利鈍客子懇
祈惟書三五行終不明言事後多驗時荆南大校周
崇賓謁之書遺曰付皇都勘爾後人貢因王師南討
遂繫南府終就戮也押牙孫道能謁之書字付竹林
寺其年物故營塋於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鉉知州乃
畫一人荷校一女子在傍尋爲娶民家女遭訟錮身
入府矣有穆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藥術隨父謁之
乃畫道士乘雲提一匏壺書云指揮使高某牒衙推

穆生後以醫術有效南平王高從誨令其去道從儒
簡攝府衙推屬王師伐荊州濟乃爲詩上南平王曰
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輸誠
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異迹多此類也嘗一日題庭
前芭蕉葉云今日還債業州縣無更勘窮往來多見
殊不介意忽爲人所害身首異處刺史爲其荼毘焉

辛七師

辛七師陝人辛其姓也始爲兒時甚謹肅未嘗以狎
弄爲事其父母俱異而憐之十歲好浮圖氏法日閱
佛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其後父爲陝郡守先是

郡南有瓦窰七所及父卒辛七哀毀甚一日發狂遁去其家僮蹟其所往至郡南見辛七在一瓦窰中端坐身有奇光璨然若鍊金色家僮驚異次至一窰又見一辛七在焉歷是七窰俱有一辛七在中繇是陝人呼辛七師

簡師

雲居道簡禪師久入先雲居之室爲堂中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居曰堂中簡王事意謂令揀擇可當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備禮請第一座若謙讓卽堅請第二座師旣密承授記略不

辭免卽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等不愜素
志罔循規式師察其情乃潛棄去其夜安樂樹神號
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痛請歸院衆聞
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契此

釋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形裁臞脰感頰皤
腹言語無恒寢臥隨處常以杖荷布囊入鄞市肆見
物則乞至於醯醬魚菹纔接入口分少許入囊號爲
長汀子布袋師也曾於雪中臥而身上無雪人以此
奇之又嘗就人乞啜其店則物售袋囊中皆百一供

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現相表兆亢陽卽曳高齒木屐
市橋上豎膝而眠水潦則係濕草屨人以此驗知以
天復中終于奉川鄉邑人共埋之後有他州見此僧
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間多畫其像焉

阿足師

阿足師者莫知其所來形質癡濁神情不慧時有所
言靡不先覺居雖無定多寓閩鄉憧憧往來爭路禮
謁山岳檀施曾不顧瞻人或憂或疾獲其指南者其
驗神速時陝州有富室張臻者財積鉅萬止有一男
年可十七生而愚騃旣孳手足旣惰言語惟嗜飲食

口如溪壑父母鐘愛盡力事之迎醫求藥不遠千里
十數年後家業殆盡或有謂曰阿足賢聖見世諸佛
何不投告希其痊除臻與其妻來抵閩鄉叩頭拭淚
求其拯濟阿足久之謂臻曰汝寃未散尚須十年愍
汝勤虔爲汝除去卽令撰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
同觀度脫仍令齋致其男亦赴道場時衆謂神通而
觀者如堵跋竦之際阿足則指壯力者三四人扶拽
其子投之河流臻洎舉會之人莫測其爲阿足顧謂
臻曰爲汝除災矣久之其子忽於下流十數步外立
于水面戟手謂其父母曰與爾寃仇宿世緣業賴逢

聖者遽此解揮儻或不然未有畢日挺身高呼都不
愚癡須臾沈水不知所適

惟靖

釋惟靖吳門人也年三十許入國寧寺巡僧房唱曰
要人出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二衆闍黎大德慧政
便跪拜伸誠願容執侍政公允納與翦飾於天台受
具嘗侵星赴禪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到寺門虎踞
地若伺候靖出復隨遲明巨跡極多靖恐人知以鋤
滅虎跡俄患皆疽困睡有鳩鳥糞于瘡所非久全愈
又虞冰雪備秬粒半斗每日以銚合菜煑食置秬於

地窖中過期用米常滿不耗靖乃築之而云吾被此
物知非理也卒時年七十餘

齊州僧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
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
取出獻論大如飯椀論時饑盡食之核大如鷄卵論
因詰其所自僧笑曰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千餘里
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請
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出荒榛中經
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

依僧解衣載之而浮燈岸又經西北涉二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瀑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挑數百株枝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蒂腹飽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常聽長老說昔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顆而返僧切戒論勿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蜺子和尚

京兆蜺子和尚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闡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一衲逐日沿江

岸採掇蝦蜆以克其腹暮卽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
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
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遽答曰神前酒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
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已先至每日歌唱自拍
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踪跡厥後不知所終

扣冰古佛

扣冰澡光古佛初叅雪峰峰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
後自鷺湖歸溫嶺結菴繼居將軍嚴二虎侍側神人
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古聖脩行須憑

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爲扣
冰古佛後住霽曜天成三年應閩王之召延居內堂
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大王會麼
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畱十日以疾辭至十
二月二日沐浴升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茶
毘祥耀滿山收舍利塔於瑞巖正寢謚妙應法威慈
濟禪師自是至今遠近祈禱靈異非一

全宰

釋全宰俗姓沈氏錢塘人也孩抱之間不喜葷血其
母累覩善徵勸投徑山法濟大師削染及脩禪觀亭

亭高竦不雜風塵慕十二頭陀以飾其行諺曰宰道者焉迨乎諸方叅請得石霜禪師印證密加保任入天台山闇巖以永其志也伊巖與寒山子所隱對峙皆魑魅木怪所叢萃其間宰之居也二十餘年惡鳥革音山精讓窟出入經行鬼神執役或掃其路或侍其傍或代汲泉或供菜果時時人見宰未嘗言後終於鎮國院

延壽

僧延壽字冲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衣無繒纊食無重味復往叅

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住天台智者巖九旬習定有鳥斥鷃巢於衣裓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夜半繞像見普賢前蓮花在手遂上智者巖作二闡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脩淨業振錫金華大柱峰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辨才初演法於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永明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

者叅問指心爲宗以悟爲則日暮往別峰行道念佛
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嘆曰自古求西方者
未有如此之專功也乃爲立西方香巖殿以成其志
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衆受菩薩戒
夜施鬼食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爲
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衆
跏趺而化

全清

釋全清越人也得密藏禁呪之法能厭劾鬼神時有
市僧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或笑如是數

歲名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綵置之於壇
呪禁之良久婦言乞命遂誌之曰頃歲春日於禹祠
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卽放之遠去清乃取一鍤以
鞭驅芻鬻入其中而啣啣有聲緘器口以六一泥朱
書符印之瘞于桑林之下戒家人勿動之婦人病差
經五載後值劉漢宏與董昌隔江而相持越城陷人
謂此爲窖藏掘打鍤破見一鴉闖然飛出立於桑杪
而作人語曰今得見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

自新

釋自新姓孫氏臨淄人也濯戒尋師曾無懈廢聞膺

禪師化被鍾陵往叅問焉從雲居長往廻錫隱廣德
山中屬兩浙文穆王錢氏率吏士躬征苑陵入山寺
羣僧皆竄唯新晏如問曰何不避對曰東西俱是賊
令老僧去何處逃避王驚其訐直廻戈遣歸見武肅
王問之言無所屈加之高行造應瑞院居之假號曰
應現大師初新嘗入宣城山采藥穿洞深去始則闇
昧尋見日分明行僅數里洞側有別竅溪水泛泛然
隈一大松枝下有草菴一僧雪眉擁納坐禪旁有一
磬火器新擊磬遂開目驚曰嘻師何緣至此乃陳行
止揖坐取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矣僧讓菴

令新宿顧其僧上松巔大巢內聞念法華經聲甚清
亮逡巡又咄罵云此羣畜生毛類何苦生人恐怖速
歸林薄不宐輒出叱去新窺之乃虎豹弭耳而去明
日謂其僧曰願在此侍巾屨僧曰自此百日草枯四
絕人烟非師棲息處又問莫飢否相引至溪畔有稻
百餘穗收其穀手挪三掬黃梁桃野蔬和煮與食後
遣廻去送至洞口日相遇非偶然也所食茶與菜糜
師平生不乏食矣遂遵路廻本院已月餘日命同好
再往尋之失洞蹤跡後在浙中充寶塔寺主以天福
中卒于住寺年八十餘今影在冷水灣前小院存焉

法本

釋法本不知何許人也循良守法行止庠序言多詭
激天福中至襄州禪院與一僧同過夏朝昏其處心
地相於法本嘗言曰貧道於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
寺寺前有一石柱他日有暇必請相訪其僧追念此
言因往彼尋訪洎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寄宿問其
村僧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峰之側曰彼
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則但有名存
耳故無院舍僧疑之詰朝而往既至竹叢叢中果有
石柱罔然不知其涯涘當法本臨別云但扣其柱卽

見其人其僧乃以小枝擊柱數聲乃風雲四起咫尺
莫窺俄然耳目豁開樓臺對聳身在三門之下逡巡
法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舊事乃引其僧度
重門升秘殿參其尊宿尊宿問其故法本云早年襄
州同過夏期此相訪故及山門也尊宿曰可飯後請
出在此無座位食畢法本送至三門相別既而天地
昏暗不知所進頃之宛在竹林中石柱之側餘竝莫
覩卽知聖賢之在世隱顯難旣金粟如來獨能化現
者乎

點點師

不傳傳 卷之六 五
點點師者不知何許人也雖事削染恒若風狂有命
齋食者酒肉不間每日將夕輒市黃白麻紙筆墨寘
懷袖以歸所居之室雖有外戶且無四壁入後闔扉
人不得造初隣僧小童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
筆於前訶責太書莫曉其文字往往咄嗟如決斷處
置久之從明闇間熟視之閃爍若有人森列狀如曹
吏襦裳皆非世之服飾觀者怖懼而退詰其故怒而
不答居數歲叩笱之人咸神異之後不知所終

行遵

釋行遵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開運中狀貌若七十

餘然壯力不衰或詢其年臘則必社默於閨中寓光國禪院院徒以法律住持人不知遵之能否有李氏子家命齋飲嗽之次歛起出門叫噪若有所責謂李曰今夜有火自東南至于西北街隣居咸令備之是夕果然煨燼無遺衆問其故曰昨一婦女衣紅秉炬而過老僧恨追不及耳又於趙法曹家指桃樹下云有如許錢不言其數趙乃召人發之畚鍤方興適遇客至爲家童所取喧喧之際盡化爲青泥或經行人塚墓知其家吉凶至於風角鳥獸聞見之間預言災福後必合契故州閭遠近咸以預言用爲口實終于

晉安玉山緇徒爲茶毘焉

僧緘

釋僧緘俗姓王氏京兆人恒居於淨衆寺髭髮皓白而面色紅潤逍遙然人莫測其情僞有華陽進士王處厚者於僞蜀落第入寺寫憂於松竹間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然耳處厚心知其異咨曰和尚某身跡奚若緘曰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一日緘於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藁曰考乎真僞非君燭下之文何多誑乎

遂探懷袖賦藁示之此豈非程試之真本乎處厚驚竦不已乃曰僕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乎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攜處厚入寺謁太尉幽公杜琮之祠坐於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龐雜自堂宇間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叅處厚惶懼而作緘曰此輩將爲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爲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祿

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姓名緘索紙筆立書一成封與之誠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至春試罷緘來處厚家畱一簡云暫還弊廬無復再面也後往寺覓之已他適矣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爲程及榜出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爲程處厚唯狎同年置酒高會極遂性之樂由是荒亂不起是夜暴亾同年皆夢處厚藍袍槐笏驅殿而行驗其策名之滌止一百二十日詳其緘之年生於文宗太和初成名在宣宗大中王

處厚遇之已一百三十餘歲矣

智暉

釋智暉咸秦人姓高氏童稚時至精舍輒留止如家
圭峰溫禪師見而異之爲剃髮年二十受滿足戒師
事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十年而還洛京受中灘佳山
水創屋以居號溫室院日以施水給藥爲事人莫能
淺深之梁開平五年忽欲造圭峰山行脩然深往坐
崑石間如常寢處顧見磨納數珠銅甕椶笠藏石壁
間觸之卽壞斂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
處建寺以酬夙心方薙草有祥雲出衆峰間遂名曰

重雲虎豹引去有龍湫儉惡不可犯暉督役夷塞之
以爲路龍以移他處但見雲雷隨之後唐明宗聞而
佳之賜額曰長興住持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微
時嘗從暉游欲爲沙門暉孰視曰汝世緣深當爲我
家垣墻彥超後果鎮永興申弟子之禮周顯德三年
夏詣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法彥超泣曰公遂忍棄
弟子乎暉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日書
偈一首乃跏趺而化閱世八十有四坐六十有四夏
初暉居中灘有病比丘爲衆惡棄之比丘哀曰我以
宿業白癩師能爲我洗摩暉爲之無難色俄有神光

異香方訝之忽失所在歸視瘡痂亦皆異香也

谷泉

釋谷泉未詳其姓氏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汙大言不遜流俗憎之去爲沙門撥置戒律任心而行造汾陽謁昭禪師昭奇之密受記荊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道吾往省覲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呵曰未在更道看泉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槭之泉接住推置繩床上慈明亦作虎聲泉大笑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泉慈明暮

歸時秋暑捉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於是泉
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慈明蹲草
中意泉歿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因後登衡
嶽之頂靈峰寺住懶瓚岳又移住芭蕉將移居保真
書壁曰余此芭蕉菴幽占堆雲處般般異境未暇數
先看矮松三四樹寒來燒枯杉飢餐大紫芋而今弃
之去不知誰來住住保真菴蓋衡湘至險絕處夜地
坐祝融峰下有大蟒盤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
不見明日杖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妖也
又自後洞負一石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僧驚

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爲飛來羅
漢嘗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
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卽肯首屠憐之割巨臠
置盆中泉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
化於嘉祐十五年六月六日閱世九十有二坐六十
四夏桀人塔之至今祠焉

鑛師

鑛師者海壇戍卒之子自七八歲不喜魚肉甘嗜野
菜每見家厨烹輝毛鱗則手掬沙灰投于爨鑊貴其
不食自言開元寺塔隋朝中我造也多說未萌事後

皆契合便請出家因披法服頂有香氣如蕤沉檀時
號爲聖僧侍御史皇甫政請入府署因作肉鎚子百
數惟一是素者盤器交雜悉陳于前意驗之凡聖耳
鑿臨筵徑拈素者啖之餘者手拂而作皇甫部曲一
皆驚嘆自言壽止十三當歸滅至是果終

志言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胝
院事清璲璲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爲授
具戒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褰裳疾趨舉
指畫空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飲啗無所擇衆以爲

狂璲獨曰此異人也人有欲爲齋施輒先知
州人林仲芳自其家以摩納來獻舟始及岸遽來取
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座跏趺飯畢遽出未嘗揖
也或陰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初不可曉其後多驗
仁宗春秋漸高嗣位未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所書
有十一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一子
入繼衆始悟普淨院施俗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迎
佛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具齋薦鱸者并
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鮮羣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沒
見僧操絙引舶而濟客至都下遇言忽謂之曰非我

汝柰何客記其貌真引舟也將歿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矣仁宗遣內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善者禮之見額瑩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宗本

釋圓照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質直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其住瑞光民有屠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自訴遂買而畜之其住淨慈歲大旱潮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鰻魚因浚爲井投魚其間寺衆

千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
罪爲蛇旣覺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爲說法復置
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
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慈如其祝本復謂說法是
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其顯化異數如此元符二
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臥門弟子環擁請曰
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索筆大
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答慙臥若熟睡然撼之已
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岳寺閱世八十坐五十

二夏

悟新

釋悟新姓王氏韶州曲江人也魁岸黑面如梵僧狀
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衆好面折人初住雲岳已
而遷翠岳舊有淫祠鄉人襍禴酒戲汪穢無虛日新
誠知事毀之知事辭以不敢掇禍新怒曰使能作禍
吾自當之乃躬自毀拆俄有巨蟒蟠臥內引首作吞
噬之狀新叱之而遁安寢無他未幾再領雲岳建經
藏太史黃公庭堅爲作記有以其親墓誌鏡於碑陰
者新恚怒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雷
擊自戶入析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而藏記

安然無損晚還住黃龍學者雲委屬疾退居晦堂政
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泊然而逝訃聞諸方衲子爲
之嗚咽流涕茶毘得舍利五色閱世七十二坐四十
五夏塔于晦堂之後

淨梵

僧淨梵嘉禾人姓笄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佛
因而懷娠生甫十歲依勝果寺出家祝髮從湛謙二
法師學教得其傳初住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
過大觀中結二十七僧脩法華懺每期方便正脩二
十八日連作三會精恪上通感普賢受羯摩法呼淨

梵比丘名聲如種鐘時長洲縣宰王公度親目其事
題石爲記又嘗夢黃衣人請入冥見王者令檢薄云
淨梵比丘累經劫數講法華經卽遣使送歸一日禪
觀中合衆皆見金甲神人胡跪師前又在他處懺期
蒙帝馱天點檢大衆中有戒不嚴淨者先以預定後
果懺法不全時姑蘇守應公有婢爲崇所惱請師授
戒其妖卽滅葛氏請施戒薦夫見夫遶師三匝而去
待制買公見師道行卽補爲管內法主師住持十餘
年亡後焚軀有舍利五色

道隆

婺州僧道隆雲遊諸方寓江州能仁寺所爲不常但呼爲風和尚紹興元年行化抵瑞昌投宿天花寺夜有男子垂泣言弟子不幸在生前廣造惡業現墮牛身一尾生於頭上形模醜異願師慈悲爲我懺悔令脫此苦明日至若山湯氏家一門男女悉出作禮啓告曰前日牛產犢甚怪尾出頭上恐於寒家生災願和尚暢此因緣以洗宿咎須臾驅牛前來掉頭搖尾若乞憐狀隆咄曰汝昔者作業茲日難逃雖受此形本性何異豈不聞瀉山和尚示衆言中有響句裏藏機汝若於斯會得便見靈光動耀照徹十方佛與衆

生本同一體其或未然當爲說偈牛受記畢隨隆歸
寺觀者以千數牛見人俛而不食如羞赧態除夕忽
殂隆夢來謝遂領衆然炬焚之

靈芝

靈芝律師重造明州五臺戒壇成有一老人神氣超
邁眉鬚皓白進而啓曰弟子有三珠奉獻以爲壇成
之賀言訖忽然不見因置其珠於壇心屢現光相其
後有壇主會十師大開戒法越二日夜分有一僧登
壇忽覩珠光外徹內現善財童子僧乃驚呼衆起視
之悉皆環禮自是每夜僧衆益伸虔懇而珠之所現

或金色佛或六臂觀音或紫竹碧栢或奇木怪石或
迦陵頻伽飛舞左右或月蓋或龍神獻珠神變非一
見者聞者皆謂希有

常羅漢

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故得
此名楊氏媪嗜食鷄平生所殺不知幾千百數既死
家人作六七齋具黃籙醮道士方拜章僧忽至告其
子曰吾爲汝懺悔楊家甚喜設座延入僧顧其僕云
去街東第幾家買花雌鷄一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
具饌楊氏泣請曰尊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啓醮

筵舉家內外久絕葷饌乞以付隣家僧不可必欲就
煑食既熟就廳踞坐拆肉滿盤分置上真九位乃食
其餘齋罷不揖而去是夕賣鷄家及楊氏悉夢媪至
謝曰在生時罪業見責爲鷄賴羅漢悔謝之錫今旣
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以爲冥塗得助
紹興末年卒肉身久而不壞

膽巴

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葛刺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
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祕得其法要世祖
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

立雨又嘗呪食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湧出波面取
以上進世祖大悅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
奇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卽愈又嘗爲月的迷
失言異夢及已還朝期後皆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
斡成宗命禱于摩訶葛刺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爲成
宗禱疾遙愈賜予甚厚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爲之
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川語諸第
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呪以厭之未
幾風雨大至衆咸驚懼惟帷殿無虞復賜碧鈿杯一
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膽

巴帝師

平夏李皇與開皇無大故普濟與無無土觀
 幾風雨大王乘風意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
 于曰此世有靈到無意來與當容科無肥以無木
 與外以宗其族命無也又與與無無無無無無無
 宗無與無念無于甚早且語在喻無與無于入為之
 無為宗命無于率隨意無轉日而對書果至又為太
 夫言無無又日毀障無無者無元真問無情外西番
 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
 以土無世無大對無容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

神僧傳第九卷

畢